

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 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

曹 逢 甫*

摘 要

本文首先界定「語言接觸」這個概念，並經由此一界定指出臺式日語和臺灣國語為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直接接觸實例。

語言接觸可以從語音、詞彙和語法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因限於篇幅只擬分析語音方面的變異。在音韻方面，最大的特色是標準日語不能預測的高音重音在臺式日語被規則化了——高音一律落在倒數第二次音節上。本文指出這種規則化不大可能是由於臺灣大多數人的母語——臺灣閩南語的影響而產生的。它的發生可能是由於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其一是臺灣人學習日語為第二語言時簡化策略的運用，另一個則是以臺灣南島語為母語的原住民，先把日語的高音重音理解為與其母語對等之重音，並且根據日語高音重音頻率最高的類型把重音放在倒數第二次音節，然後再傳到平地的漢人而成為固定的形式。

在臺灣國語方面，本文分成聲、韻、調三方面在音位及次音位的層次拿國語與臺閩語來對比，並發現對比的結果可以用來解釋臺灣國語的許多現象。本文同時也發現兩種對比分析不能解釋的現象；其一是語言學習的社會環境以及教學方式所引起的；另一個則是社會語言學常見的「矯枉過正」現象。

關鍵詞：語言接觸、臺式日語、臺灣國語、臺語、母語的移借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本文所謂的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是個學術術語，意謂當語言彼此接觸時語言間交互的影響，而當我們說兩個或兩個以上語言互相接觸，我們指的是這些語言被同一社區的某些說話者交互使用 (Kubler, 1985:19)。黃馨慧 (1995) 更進一步區分直接與間接接觸，前者指的是雙語人主動的以這些語言進行溝通的情形，而後者則指的是藉書面或口語為中介 (尤其是透過大眾媒體)，進行溝通的情形。根據這種區分法，本文要討論的兩個實例都是直接接觸。至於間接接觸的例子，如國語的歐化，則當另文討論。又接觸所引起的變化也大略可以分成三個方面：語音、詞彙和語法，本文因篇幅所限，討論以語音為主。

二、臺式日語

中日甲午戰後，滿清政府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於 1895 年接管臺灣，開始其 51 年的殖民統治 (1895-1945)。日本治臺的目標就是要把臺灣人民變成日本天皇的子民，即所謂「皇民化」，因此語言規劃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臺灣的語言。他們的策略就是先把臺灣的人民從原先只通曉母語的單語人變成臺—日皆通的雙語人，再逐步加強日語教育並限制臺灣語言的使用範圍，最後的目的是使臺灣的人民全變成只通曉日語的單語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日本在臺政府一直很有效率的在推廣日語，因此我們可以確知在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臺灣存在著為數甚多的閩—日、客—日、原—日雙語人，也就是說當時有為數甚多的臺灣人民除了母語以外還兼通日語，日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而且就像許多以殖民地統治者的語言為第二語言的社區之情形，如英語在新加坡 (關汪昭, 1996)，日語在臺灣也摻進了不少在地語言的成分，也發生了一些簡化的現象，使得它與標準日語中有一定的差距。這個新種的日語就是「臺式日語」或是在地語言所謂的「灣製日語」。

(一) 臺式日語的語言特色

綜合前人的討論 (Tung, 1972; 洪惟仁, 1985; 張裕宏與張光裕, 1995; Chang, Y.H., 1995), 臺式日語的主要特色在音韻方面, 尤其是日語音高重音 (pitch accent) 的發音上。

日語的音高重音是藉著音的高低分布來標示重音與非重音。除少數例外, 每一實詞都有一高音, 而且高音出現的位置是不規則的, 因此在學習上是需要相當多的記憶功夫的。這種情形對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而言肯定是比較困難的一環。從結構角度來看, 我們也可以說高低音的分布是具有辨義作用的。舉個簡單的例子:

- (1) a. ha-si 「筷子」 b. ha-si 「橋」
 H L L H

(1a) 和 (1b) 所有的單音都相同, 唯一的不同在於高低音的分布, 前者先高後低, 後者先低後高, 而且藉著這個不同代表兩個意義。但除了高音的位置不可預知之外, 一旦高音的位置確定以後, 那麼該詞的讀法就可以用幾條簡單的規則加以確定。不過在說明這些規則以前, 我們需要對日語的音節結構作一全面的說明。

日語音節分為長與短兩種, 長音節有以下幾種情形:

(1) 主要元音後有輔音, 如 otoosan 「父親」的 san; (2) 主要元音為長元音, 如 otoosan 的 too; (3) 主要元音為複元音, 如 sensei 「老師」的 sei。其他類型的音節為短音節。¹ 長音節被認為具有兩個次音節 (mora), 其中的第一個次音節為核心, 以 N 記之, 第二個次音節為附屬, 以 A 記之, 而所有的短音節都只有一個次音節, 也都是核心 (N) (McCawley, 1968)。這一點弄清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日語的高低音節分布用以下的三條規律呈現出來 (McCawley, 1968; Tung, 1972)

(2) a. 高音以後的次音節都為低音, 直到詞尾:

- ha-si 「筷子」 i -no-ti 「生命」
 H-L H -L -L

b. 第一個次音節除非本身是高音, 要不然都是低音:

¹ 短音節也可以分好幾種, 但因與我們的討論關係不大, 故不在此描述。

ha-si 「橋」 ko-ko-ro 「心」
L - H L -H- L

- c. 在第一個次音節與高次音節之中，如果還有其他次音節，則它們一定是高音：

o-to-ko 「男子」
L-H -H

相對地，臺式日語規則化了標準日語的高音放置，也就是把原本無規則可循，必須靠死記的複雜情況給簡化了。這條規律我們可以用 (3) 來表示。

(3) 高音放置律

把高音放置在倒數第二次音節上，如果該次音節為核心 (N)；如果不是則再往前推一個次音節。經過規則化的結果，學習的困難度當然大大的降低，但也會造成一定的麻煩。如前所言，日語的 hasi 「筷子」與 hasi 「橋」是靠高音出現在第一次音節或第二次音節來區別意義，但在運用 (3) 的規律之後，這個區別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兩個詞的高音都出現在 ha 上面。

一旦重音的位置決定了以後，整個詞高低音的分布就可以根據下面幾條規律加以決定 (洪惟仁, 1985)。

(4) a. 高音以後的次音節都為低音直到詞尾：

ha-si 「筷子」「橋」 si-t- puh 「熱敷法」²
H -L H-L- L

- b. 第一個次音節除非本身是高音，要不然都是中音：

ko-ko-ro 「心」 ba-tah 「奶油」
M -H -L H - L

- c. 在第一個次音節與高音次音節之中，如果還有其他次音節，則它們一定是高音。

phu-lo-phe-lah 「螺旋槳」
M -H- H -L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 (2) 和 (4)，就會發現，這些規則基本上是一樣的。唯一的不同的是 (2b) 中的「低音」改為 (4b) 中的「中音」。這點明顯的是臺式日

² sit-puh 「熱敷」中 h (代表喉塞音) 為標準日語所無，它在臺式日語是如何衍生的，請見下面 (4d) 規則的討論。

語的創新之處，我們在下一節再來解釋為何有這種不同。另外臺式日語還有一點是和標準日語不同的，那就是臺式日語會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於詞尾加個喉塞音（以“h”表示）。我們已經在（4a）和（4b）看到兩個例子，因此我們需要再加一條規則來說明。

（4）d. 詞尾如果是個開音節的核心次音節，那麼在元音的後頭再加個喉塞音，除非開音節的前頭另有一個附加次音節。

| | |
|---------------------|-------------------------|
| <u>ha-muh</u> 「洋火腿」 | <u>phi-a-n-chi</u> 「鉗子」 |
| H -L | M-H-L -L |

這幾條規則除了（3）高音放置律得先行運作以外，其餘的並沒有先後順序的問題，以圖示之：

（5）3 > 4a
4b
4c
4d

為了清楚呈現其中的運作情形，今舉數例來充分顯示其衍生的過程。

| | |
|-----------------------------|------------------------------|
| （6） <u>o-dzi-sa-ŋ</u> 「父執輩」 | （7） <u>bo-k-si-n-ku</u> 「拳擊」 |
| N - N -N-A | N-A-N-A-N |
| （3） -H | -H |
| （4a） L | -L -L |
| （4b） M | M-H |
| （4c） H | |
| （4d） | |

| | |
|--------------------------|---------------------------|
| M- H -H -L | M -H-H -L-L |
| （8） <u>su-pa-na</u> 「扳手」 | （9） <u>ka-m-pa-ŋ</u> 「招牌」 |
| N -N -N | N -A- N-A |
| （3） -H | - H |
| （4a） -L | -L |
| （4b） M | M |
| （4c） | -H |
| （4d） -h | |
| M-H -Lh | M-H -H -L |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臺式日語雖然不像標準日語有那麼高的社會地位，但就語言結構的觀點而言則是非常有規律的。進一步的看，我們可以從標準日語與臺式日語的比較上看出，臺式日語是從標準日語簡化而來的。舉個例子來看，在三個音節詞的情形，標準日語有三種類型，分別以 (a)(b)(c) 三例代表。

- (10) a. sa-shi-mi 「生魚片」 b. i-ku-ra 「多少」
 L-H -L H- L-L
 c. o-to-ko 「男人」
 L- H-H

而在臺式日語則全部變為 M-H-L。

另外，我們也看到臺式日語有一些獨有的變化，譬如三音節以上的詞起首為中調而不是標準日語的低調，而且在某些詞尾會加個喉塞音，這兩點我們在下一節會舉證說明它們是受到臺灣多數人的母語——閩南語的影響而來的。上述的兩項觀察——簡化與母語的影響，在第二語言的學習裏是屢見不鮮的。³

(二) 臺式日語的來源

上述 (3) 與 (4) 的五條規則中，(3) (4b) 與 (4d) 與標準日語不同，董昭輝在 1972 年的論文裡企圖以說閩南語的臺灣人學習日語的策略來解釋。他認為說閩南語的臺灣人把所有的日語三音節詞等同於像閩南語發音的三九八 (sam k'iu-pat) 這樣的中—高—低短的系列，而把所有兩個音節的詞等同於像椅桌 ('i-toh) 這樣的高—中短的系列 (Tung, 1972:196)。

董昭輝在解釋 (4b) 與 (4d) 規則所衍生的現象上，的確有相當的說服力。首先就 (4d) 的情形而言，臺式日語的低調發生在詞尾而且其前為高調，因此以閩南語為母語的臺灣人就以陰入調來取代。而陰入調有一類是以喉塞音收尾的，而且這類的字喉塞音的前頭都是單一母音的，因此這條規則可以肯定是受臺灣閩南語的影響。

至於在三音節以上的詞，臺式日語為何以中調來對應標準日語的低調則

³ 關於世界其他語言社區所發生的第二語言學習的情形，請參 Janet Holm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2) pp. 131-242。

比較難解釋，因為閩南語中除了中調還有低調可以拿來與之對應。關於這一點董昭輝並沒有說明，我們也姑且存疑。

最難解釋的恐怕是規則(3)。以閩南語的高調對應標準日語的高調是可以理解的，困難的地方在於解釋為什麼把原來不規則的重音指派變成全部放在倒數第二個次音節。我們先前曾從第二語言學習的角度指出這是常見的簡化現象，但這一點只能解釋為什麼這樣一條規則那麼容易為大部分臺灣人(包含以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語為母語者)所接受，卻無法說明開始時為什麼有這種認定。

查考一下日語在臺灣傳播的過程，我們認為最大的可能是日語先在原住民的族群中傳開來，然後才傳到在臺漢人之中的。我們這項看法是根據以下幾項觀察所做的假設。

第一，臺灣原住民語言多半有固定的詞重音，其中更有幾種是以倒數第二個音節為重音所在，如鄒語、排灣語和賽德克語，因此當說鄒語的人學說日本話時，他會很自然地用他母語的重音(stress)來對應日語的高音。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推知在原住民的日語借詞應該都以倒數第二音節為重音所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董同龢的鄒語研究中所記錄的日語借詞得到證明，以下僅摘錄數例以見一斑(Tung, 1964)

- (11) a. Amélika 「西方」(< J. Amerika < E. America)(LHHH)
- b. hílio 「肥料」(< J. hiryoo)(HLL)
- c. khamisáma 「神」(< J. kamisama)(HLLL)
- d. sinzilu 「相信」(< J. sinziru)(LHHL)

其次，我們提到日本治臺的最終目的是要皇民化臺灣的人民。就語言的使用而言就是要將臺灣人變成只會日語的單語人，但日本政府也深深地明白這一項目標不是一蹴可幾的，因此在領臺初期為了安撫在臺漢人的反日情緒，曾允許私人的學校(書房)繼續存在了十幾年，並且把漢語列入日本在臺小學的必修課程(陳美如, 1997)。因此日語在臺灣漢人間大量流行應是日本治臺中期以後的事，但日人在山地的教育卻是全然不同的一套，領臺初期他們就全心全力在山地推行日語。山地小學每星期有高達 16 小時的日語課程(伊能嘉矩, 1904)。又因為原住民各族間原來就缺乏一個跨族的共同語，日語的學習正好可以填補這個空缺。因此日語在臺灣很有可能是在原住民族群中

傳開來的。這一點也可以從遲至今日（日本領臺百年後）在老一輩的原住民中間日語仍然是跨族的共同語這一點看出來（Sallibard, 1999）。

最後，我們前面已說過在一個外來語被他人拿來當第二語言學習時通常會伴隨某種語法簡化的過程。而把高音訂在倒數第二個次音節正是簡化的表現，也就是說它使原本無規律可循的現象規律化了。而且通常規律化的過程都會選擇最常見、無標的情況為基礎，而選擇以倒數第二次音節為重音的所在，就標準日語而言應是最常見、最無標的情況。

三、臺灣國語

二次大戰後臺灣回歸中國統治。1945年國民政府派陳儀為臺灣行政長官綜理治臺事務。翌年4月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隸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由魏建功任主任委員，何容任副主任委員，綜理全省國語推行業務。雖然主管機關的層級，以及主管人員迭有更替，但政府推行國語並讓方言自然消滅的政策始終如一。在推行上並且一直採取「剛性」作法，並以學校教育為主軸兼及其他社教的管道（曹逢甫, 1997: 51-59）。幾十年推行下來，成績非常可觀。根據柯劍星（1990）和曹逢甫（1999）的估算全臺灣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會說國語，可惜這種傲人的成績卻是犧牲方言以及原住民語言為代價的。要了解為什麼會導致這種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全面流失的後果，我們得來檢視一下推行的過程。

戰後國民政府剛來臺時只有少數統治階級的大陸人員隨著陳儀過來，他們多半會使用國語而不會臺閩語。政府機關，學校與軍隊都使用國語而一般老百姓居家做生意則使用臺閩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因此是個以國語為高語言而以本地語為低語言的雙言社會，但同時會使用這兩種語言的雙語人又非常的少，因此當時的臺灣社會可以說是「雙言但非雙語」的社會。然而隨國語的推行開來，雙語人口日漸增加，臺灣逐漸進入「雙言又雙語（diglossia with bilingualism）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有不少人除了母語之外，還能透過學校教育學會了的第二語言—國語來進行溝通交際。這種情形跟日治時代中期的情形是一樣的。這種情形也是引發一種新變體的最佳環境。因此就像「臺式日語」一樣，在這幾十年間也在臺灣產生了一種國語的

全新變體，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臺灣國語」。臺灣國語的特徵可以分語法，語意及詞彙三個部分來說明。本文因限於篇幅只擬就語音部分加以討論。

(一) 語音特徵

為了敘述方便，在語言特徵的描述上，我們擬從聲、韻、調三個方面來進行。

1. 聲

標準國語有二十二個聲母，如表(1)所示

| | | | | |
|-------|----|-----------------|----|---|
| (1) 唇 | p | p ^h | f | m |
| 齒 | t | t ^h | n | l |
| 舌尖 | ts | ts ^h | s | |
| 舌面 | tɕ | tɕ ^h | ç | |
| 捲舌 | ʈs | ʈs ^h | sr | ʐ |
| 舌根 | k | k ^h | x | ∅ |

但 [ts][ts^h][s] 與 [tɕ][tɕ^h][ç] 兩列是屬互補狀態，因為後者只出現在高元音 [i] 與 [ü] 之前，而前者只出現在別的地方，因此薛鳳生 (1986) 的分析只列出十幾個輔音音位，如(2)所示：

| | | | | |
|-------|----|-----------------|----|---|
| (2) 唇 | p | p ^h | f | m |
| 齒 | t | t ^h | n | l |
| 舌尖 | ts | ts ^h | s | |
| 捲舌 | ʈs | ʈs ^h | sr | ʐ |
| 舌根 | k | k ^h | x | ∅ |

在臺灣大部分人的發音裏 ㄒ (ts), ㄒ^h (ts^h), ㄙ (s) 和 ㄒ (ʈs), ㄒ^h (ʈs^h), ㄝ (sr) 二個系列的發音是不分的 (Kubler, 1985), 也就是這些人的國語裏捲舌與非捲舌音已經合流，通通讀成非捲舌音，以圖示之如下：

| | | |
|--------------------------|---|-------------------------|
| (3) 標準國語 | | 臺灣國語 |
| ts, ts ^h , s | → | ts, ts ^h , s |
| ʈs, ʈs ^h , sr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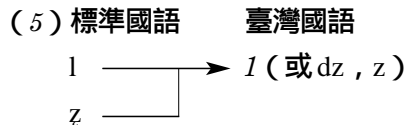
例子很多，今各舉數例以見一斑。

| | | |
|----------|------|----|
| (4)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 | | |
|---------------------|--------|-------|----|
| [t,s] | zhī | zī | 隻 |
| | zhèi | zèi | 這 |
| | zhāohū | zāohū | 招呼 |
| [t,s ^h] | chí | cí | 遲 |
| | chē | cē | 車 |
| | chá | cá | 察 |
| [s] | shì | sì | 是 |
| | shàng | sàng | 上 |
| | shū | sū | 書 |

其實情形並不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樣單純。謝國平(1998)曾對臺灣大學學生的ㄗㄛㄩ與ㄗㄨㄩ發音做了一次語音實驗，結果發現女性平均比男性保有更顯著的捲舌音特性。至於三種發音方式中，ㄗㄨ不分的情形遠比ㄛㄨ及ㄩㄨ不分的形態更為嚴重。這些變異其實是在預期之中的。就像別的因為第二語言學習所引起的變體(如新加坡英語)一樣，稱它為「臺灣國語」只是為了指稱上的方便。其實，從最標準的國語到最典型的臺灣國語之中存在著無數的社會變體，而在左右變體的社會變數中，性別往往是很明顯的。其中女性比男性更趨向使用標準發音的這一點上，在眾多的社會變異研究更是屢見不鮮。(Labov, 1972; Trudgill, 1974; Holmes, 1992)

此外，在標準國語裏，/l/ 與 /z/ 是起辨義作用的兩個音位，譬如 /lù/ (路) 與 /rù/ (入) 分別指稱一種東西及一個動作，但在臺灣國語裏他們是不分的。不過因為受到不同閩南語次方言的影響而有三種不同的發音，以圖示之如下：



例子很多，今舉數例以示之：

(6) 標準國語 臺灣國語 漢字

| | | | |
|-----|----|--|---|
| [z] | rú | $\left\{ \begin{array}{l} dz \\ z \\ l \end{array} \right\} ú$ | 如 |
|-----|----|--|---|

ránhòu $\left\{ \begin{array}{l} dz \\ z \\ l \end{array} \right\}$ ánhòu 然後

另外，[x] 與 [f] 在標準國語裏是兩個音位，譬如 [fú] (福) 與 [hú] (鬚) 就分別代表兩個意義，但在臺灣國語裡他們是不分的，以圖示之如下：

(7) 標準國語 臺灣國語
 x \longrightarrow x (實際發音為 [h] 或 [])
 f \longrightarrow

下舉數例以見一斑：

(8) 標準國語 臺灣國語 漢字

[f] fù $\left\{ \begin{array}{l} h \\ ù \end{array} \right\}$ 父

[f] fǎ $\left\{ \begin{array}{l} h \\ \end{array} \right\}$ ǎ 法

依 (3) (5) (7) 臺灣國語比標準國語共減少了五個輔音音位，只剩下十四個。即使在有 [z] 或 [dz] 的次方言也只有十五個，以圖示之如下：

(9) 臺灣國語的輔音系統

唇 p p^h m
 齒 t t^h n l
 舌尖 ts ts^h s (z,dz)
 舌根 k k^h x ø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些變異發生的原因。臺灣閩南語的輔音系統一般認為可以用 (10) 來表示之：

(10) 臺灣閩南語輔音系統

唇 p p^h b () m
 齒 t t^h n l
 舌尖 ts ts^h dz s
 舌根 k k^h g h ŋ ø

在(10)裏[h]與[]沒有辨義作用，因此可以分析為同一音位(以h為代表)。現在如果拿(2)與(10)相比，我們發現(2)中有幾個輔音是(10)所沒有的。他們分別是[tʂ]、[tʂʰ]、[ʂ]、[ʐ]和[f]。根據對比分析的理論，我們可以推測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在說國語時會對這些音有困難，而且會以母語中類似的音來取代。如此一來，[tʂ]、[tʂʰ]、[ʂ]遂與[ts]、[tsʰ]、[s]合流。同理，他會用[h]或[]來對應國語的[f]，用[l]或[dz]來對應國語的[ʐ]。經此一解析則(9)所代表的臺灣國語輔音系統顯而易見地是受到母語(臺灣閩南語)影響的結果。另一個清晰可見的事實是相較於(2)所代表的標準系統，(9)所代表的是一個簡化了的系統。而母語影響與簡化就如前面一節討論臺式日語所言，正是第二語言說話者語言使用上的共同特徵。

此外，臺閩語相較於標準國語，還有一項發音上的不同，那就是在前者，帶聲的塞音[b]、[l]、[g]和鼻音[m]、[n]、[ŋ]出現在字首時是呈互補分布的，即[m]、[n]、[ŋ]只出現在鼻元音之前，而[b]、[l]、[g]只出現在口元音之前。根據對比分析的理論，當母語的兩個同位音(allophone)對應目標語的二個音位時，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往往會分不清目標語的這兩個音位。據此，則我們可以推測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在發[b]、[l]、[g]與[m]、[n]、[ŋ]這兩個系列時會產生困擾。但因為國語實際上沒有[m]和[g]因此這兩個音不會產生困擾。可是在[n]與[l]的情形就不同了。[n]與[l]在標準國語是兩個音位，/n/與/l/，因此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很容易就發生混淆的情形。例子不少，今舉幾個如下：

| (11)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n] | nòng | lòng | 弄 |
| [l] | lěng | něng | 冷 |

這一項變異基本上也得到Wang(王旭, 1999)和Pan(潘荷仙, 1997)在語音實驗上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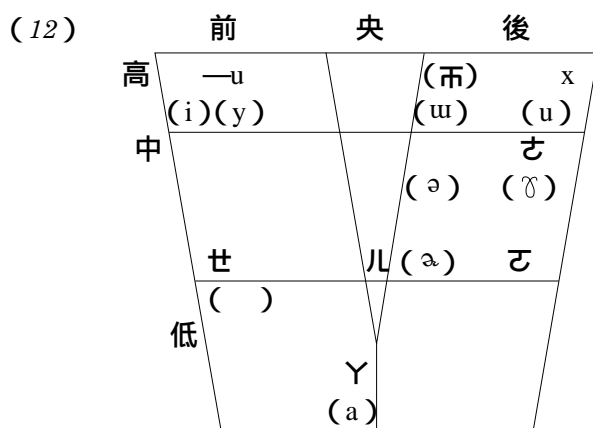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董忠司發現標準國語的不送氣塞音或塞擦音[p]、[t]、[k]、[ts]、[tʂ]、[tʂʰ]的發音較軟，亦即他們可以被認為是：[b]、[d]、[g]、[dz]、[dʒ]、[dʒʰ]的清化音，以符號示之可以寫成[b[°]]、[d[°]]、[g[°]]、[dz[°]]、[dʒ[°]]、[dʒ[°]]。就實際發音而言，它表示在塞音成阻時，上阻與下阻閉合的用力比較輕，但在臺灣國語裡這六個塞音或塞擦音成阻時上阻與

下阻閉合的用力比較重，因此，給人發音較硬的感覺。

至於造成這一種差別的原因，目前還不頂清楚，初步認為可能跟標準國語只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照而不像臺閩語還有帶聲不帶聲的對照有關。因此，標準國語可以把不送氣塞音和塞擦音發的比較像帶聲的音，而臺灣閩南語的不送氣音因為還有 [b]、[p]、[g]、[dz] 等帶聲的音需要分辨，因此不能發得太像後者，也就是成阻時不能像帶聲塞音一樣發得比較軟。

2. 韻

標準國語有十四個單元音，用傳統的元音三角，我們可以把他們呈現如下（謝國平，1998：76-78）：



此外，標準國語尚有以下複元音：

(13) [ai][au][ia][ua][ei][ie][ou][uo][iau][uai][uei][iou]

現在如果我們拿標準國語和臺灣國語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以下的對應：⁴

(14)

|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
| a. | [y] | [i] |
| b. | [ɯ] | [u] |
| c. | [ə] | [E] |
| d. | [ɾ] | |
| | [uo] | [o] 或 [ɔ] |
| | [ou] | |

4 (14) 的例子基本上引自顧百里 (1985) 頁 101，只是字表中 [ɔ] 改成 [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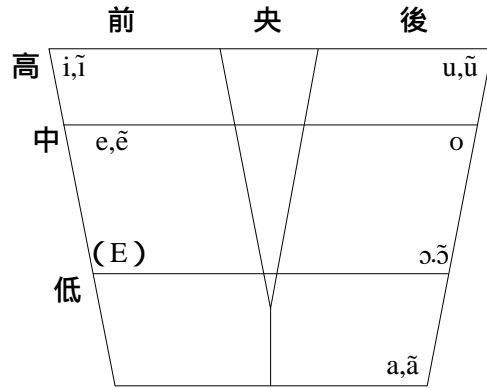
| | | |
|----|-------|-------------|
| e. | [iou] | [io] 或 [iɔ] |
| f. | [ei] | [e] |
| g. | [ie] | [i+e] |
| h. | [uei] | [u+e] |

例子很多，今限於篇幅各舉二、三例：

| (15)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a. | [y] yùnqì dàxué xūyào | yìnqì dàxiě xīyào | 運氣 大學 需要 |
| b. | [ʉ] háizi bùzhīdào | háizu bùzūdào | 孩子 不知道 |
| c. | [ə] hěn Rìběn | hěn [dz]ùbEn | 很 日本 |
| d. | [ʃ] gè kěnéng [uo] zuò Měiguó | g`ɔ k`nén z`ò Měig`ó | 個 可能 做 美國 |
| | [ou] lóu | ló | 樓 |
| e. | [iou] liú | lió | 流 |
| f. | [ei] hēi | hē | 黑 |
| g. | [ie] xiè | xi+è | 謝 |
| h. | [uei] duì | dèi, dè | 對 |

同樣地，如果我們拿 (16) (17) (Chung, 1996) 所呈現的臺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和 (12) (13) 所呈現的標準國語的系統相比較，那麼 (15) 所列的這些臺灣國語的元音發音現象似乎都可以由母語的影響得到解釋。

(16) 臺閩語的單元音



(17) 臺閩語的複元音

a. 口腔複元音

[ai][au][ia][io][iu][ui][ue][ua][iau][uai]

b. 鼻複元音

[ãĩ][ãũ][iãĩ][iõĩ][iũĩ][ũĩĩ][ũẽĩ][ũãĩ][iãũĩ][uãĩ]

舉(14d)為例，高本漢用[ɣ][ʌ]分別來標記這個發生在舌尖以及捲舌塞擦音之後的元音(注音符號稱為空韻並在必要時用ㄷ代表)，後來很多學者都依循他的標誌法。顯然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前高元音，但根據謝國平的聲學研究，它的實際音值是展唇後高元音，IPA記為[ɯ]。臺灣閩南語沒有對等的音，因此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學國語時就以最接近的母音[u]來取代它。⁵

再來看(14d)的情形，標準國語的[ɤ]、[uo]、[ou]說臺灣國語的人多半發成[ɔ]。這一點乍看起來會覺得蠻奇怪的，為什麼單元音與複元音會同時以一個音來取代，但仔細的比對國語與臺閩語的元音系統就會覺得不足為奇了。首先，臺閩語並沒有[uo]和[ou]的複元音，也沒有展唇的後中母音[ɤ]，因此就勉強找一個近似的母音來代替，多半人的選擇是[ɔ]，但也有少數人用[o]。

標準國語與臺灣國語在元音方面的其他差異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得到解釋。因限於篇幅，就不在此一一說明。讀者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自己做比較。

傳統的聲韻學，韻的部分除了先前提及的元音及複元音之外，尚包括另

⁵ [u]被用來替代空韻的現象顯然較支持謝國平的看法，至少感知上是如此。至於空韻實際發音部位的問題，各家仍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不是本文的重點不在此詳述。

一類，那就是帶有鼻聲韻尾的陽聲韻。在這裡我們也發現一個明顯的差異，臺閩語以 [ŋ] 為韻尾的韻只有 [ieŋ]、[aŋ]、[iaŋ]、[oŋ] 和 [ioŋ]，而沒有國語的 [iŋ] 和 [ɲ]。因此，標準國語的 -ing 和 -eng 就分別以 -en 和 -in 來取代，如 (18) 所示：

| | | | | |
|------|------|--------------|------------|---|
| (18)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 [iŋ] | <u>jin</u> | <u>jin</u> | 鯨 |
| | | <u>xing</u> | <u>xin</u> | 星 |
| | [ɲ] | <u>sheng</u> | <u>sen</u> | 生 |
| | | <u>neng</u> | <u>nen</u> | 能 |

此外，標準國語唇音聲母 ([p]、[p^h]、[m]、[f] 和 [w]) 之後只接 -eng 而不接 -ong。換句話說，標準國語在這個語境並沒有元音受其前唇音聲母的影響而圓唇化，但因為臺閩語在同一語境中沒有展唇音 -eng，只有圓唇的 -ong，因此說臺灣國語的人就常用 -ong 來取代展唇的 -eng，如 (19) 所示：

| | | | | |
|------|------|-------------|-------------|---|
| (19)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 [ɲ] | <u>peng</u> | <u>pong</u> | 碰 |
| | | <u>feng</u> | <u>fong</u> | 風 |
| | | <u>weng</u> | <u>wong</u> | 翁 |

3. 調

和標準國語比較起來，臺灣國語在調方面有兩大特色：第一，第三聲的 214 調經常只有前半（調值為 21 或 31）而沒有後半（14），換句話說只有前半的降調而沒有後半的升調（Kubler, 1985）。試比較下列標準國語和臺灣國語在三聲的發音差異。

| | | | | |
|------|----------------|------|-----|----|
| (20)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 <u>mianfen</u> | ∨ ∨ | ∨ ∨ | 麵粉 |
| | <u>kaishi</u> | ∟ ∨ | ∟ ∨ | 開始 |
| | <u>xiwan</u> | ↑ ∨ | ↑ ∨ | 洗碗 |

按照標準國語的變調規律，上聲字後面跟有一、二、四聲時，該上聲字只讀前半，亦即只有降的部分（21）而沒有升的部分（14）。在這一點上，臺灣國語也適用同樣的規律，如 (21) 所示：

| | | | | |
|------|----------------|------|-----|----|
| (21) | 標準國語 | 臺灣國語 | 漢字 | |
| | <u>wankong</u> | ∨ ∟ | ∨ ∟ | 碗公 |

haoren ↓ ↑ ↓ ↑ 好人
 haoyun ↓ ↓ ↓ ↓ 好運

標準國語另外一個變調規律是當兩個上聲字連讀時，前面的上聲字只讀後半（即 14）。這一條規律也適用於臺灣國語，雖然後面的上聲在臺灣國語已唸成 [21] 而不是標準國語的 [214]。請比較 (22) 的例子：

(22) 標準國語 臺灣國語 漢字
 hen hao ↓ ↓ ↓ ↓ 很好
 hao ma ↓ ↓ ↓ ↓ 好馬

綜合 (20)、(21)、(22) 的討論我們發現標準國語的第三聲除了本調 214 之外，還有兩種變體即 [21] 或 [14]，但臺灣國語卻通常只有 [21] 和 [14] 兩種讀法，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境，如在晚會時用大家好向觀眾大聲問候，並且拉長尾音時才會把上聲字『好』說成 hao ↓。如此說來，在臺灣國語的分析上似乎有理由認為 [21] 為基本調值而 [14] 與 [214] 為變體。這樣一來，和標準國語相較，就有主客易位的味道。在音韻理論上也是一件頗堪玩味的現象。

這種變異之所以發生，考其原因應歸因於母語（臺閩語）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從國語與臺閩語聲調系統的比較上看出端倪。標準國語有四個聲調，其調值分別如 (23a) 所示；臺閩語有七個聲調，其調值也如 (23b) 所示：

(23) a. 標準國語的聲調

| | | | | |
|------|----|----|----|----|
| 數目名稱 | 一 | 二 | 三 | 四 |
| 傳統術語 | 陰平 | 陽平 | 上 | 去 |
| 調值符號 | ┘ | ┘ | ┘ | ┘ |
| 調值描寫 | 高平 | 高升 | 降升 | 高降 |
| 例子 | 媽 | 麻 | 馬 | 罵 |

b. 臺灣閩南語的聲調

| | | | | | | | | |
|------|------|------|------|-----|------|----|------|------|
| 數目名稱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傳統術語 | 陰平 | 上聲 | 陰去 | 陰入 | 陽平 | 上聲 | 陽去 | 陽入 |
| 調值符號 | ┘ | ┘ | ┘ | ┘ | ┘ | | ┘ | ┘ |
| 調值描寫 | 高平 | 高降 | 低降 | 低短 | 昇 | | 中平 | 高短 |
| 例子 | 東 | 党 | 棟 | 督 | 同 | 党 | 洞 | 毒 |
| | tong | tóng | tòng | tok | tông | | tong | t'ok |

注意在臺閩語的七個調中沒有一個是先降後昇的曲折調。臺閩語還有蠻複雜的變調規則，但就其調值而言都是在不同的本調中互換，並沒有產生新調值。因此在調值上沒有一個可以完全和標準國語的上聲對應的，但標準國語上聲的兩個變調，即 [21] 和 [14] 都可以在臺閩語中找到類似的調，即分別是陰去和陽平。因此之故，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在學國語時很自然地就拿變調中最常見的 [21] 調來當臺灣國語的本調，而以另一種變調為變調。至於在特殊狀況下使用的 [214] 拉長調則因為使用情況非常少，可以把他們視同問候語等預鑄的語言。在此，我們又看到第二語言學習常見的兩個現象：母語的移借，與複雜語法現象的簡化。

很有趣的是最近在第三聲的讀法上又有新的發展。Fu (傅若璋, 1999) 發現在中部地區某些年輕人把出現在語調單位最後的上聲字 (如「昨天下午下大雨，操場又積水，就不用練球」一句中的雨和水) 讀得很滿而且很長。傅把這種現象稱為「台中腔國語」。在研究中她用聲譜分析把「台中腔」與別的地方的國語在音高和音長兩方面很清楚地顯示出來。她的研究同時也顯示這種現象正在年輕人的交際網絡擴散之中。可惜她的研究並沒有牽涉到這種特殊腔調興起的原因以及分布情形。在此我們只能粗淺地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社會語言學中所謂的「矯枉過正」現象 (hypercorrection) 而且很可能是在學校的環境中開始擴散開來的。只是因為缺乏深入的研究，目前我們還沒有充分的證據來支持這種看法。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新興的變異，它的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

臺灣國語的另一種變異是輕聲字的大量減少。下面這幾個詞的第二個音節在標準國語都讀輕聲但在臺灣國語裡多半沒有：東西，關係，知道，好處，但是等。這一種變異乍看之下會覺得蠻奇怪的，因為臺閩語本身也有輕聲的現象。但經過我們深入的觀察之後，我們認為這種結果也是可以預期的。

討論標準國語輕聲字的論文很多，但大多缺乏事實的驗證，少數例外之一是陳重瑜的論文 (1993)。首先她引用趙元任 (1968) 的定義認為不會引起前面音節變調的才是真正的輕聲。如果根據這個定義，那麼在標準國語裡只有一部分語法詞，包含後綴如 -子，-頭，語助詞如嗎，呢，重疊的稱謂指詞 (reference terms) 是真正的輕聲詞。另外一些語法詞如方位詞 -裏，重疊動詞

的第二個字，以及賓格的人稱代詞等，和一般所謂的詞彙輕聲如好處和喇叭的處與叭等為準輕聲詞。⁶她並且認為準輕聲詞會隨著某些因素而起變化，這些因素包括句子的語調 (intonation) 及一些副語言性 (para-linguistic) 因素如語氣，情感等。這些因素也使得輕聲規律很難給一個精確的描述。

就詞彙輕聲而言，它除了受上述的因素影響之外，還會隨著個別詞的熟悉性，地域等因素而有所變化。她並舉出下列例子以為佐證。

(24) 石匠 輕 銅匠 輕 / 重
 皮匠 輕 鞋匠 輕 / 重
 瓦匠 輕 木匠 輕 / 重
 鐵匠 輕 銀匠 輕 / 重

(25) 好處 輕 壞處 輕 / 重
 長處 輕 / 重 短處 輕
 益處 輕 / 重 害處 輕 / 重
 用處 輕 / 重 錯處 輕 / 重
 苦處 輕
 難處 輕

從 (24)(25) 例子我們實在很難看出是什麼語意或語用因素決定了這些複合詞是該讀輕聲或是輕 / 重兩讀。

國語的詞彙輕聲既然沒有規則可循，那麼即使對以國語為母語的人而言，個別差異一定很大。這一點基本上由陳的研究 (1993) 得到證實。她在比較了《常用漢語輕聲詞彙》、《國語日報辭典》、以及《最新實用漢英詞典》三本詞典後得到的結論是在 760 個可以比較的雙音節詞中三家都注輕聲的只有 211 個，佔 27.8%。換句話說就詞彙輕聲而言，三家詞典的編者彼此不同意的時候比同意的時候要多得多。

再來看看臺閩語的輕聲。根據鄭與鄭謝 (1977: 151-153) 的描述，在語法輕聲方面臺閩語與標準國語幾乎是相當的，只是臺閩語的語法輕聲還要有一個上加的限制，那就是該語法詞必須出現在一個語調單位的末端。至於詞彙輕聲則臺閩語比起國語來就少多了，鄭與鄭謝只列了三月，後且 (=後

6 「準輕聲詞」這個名詞為本人所取而非出自原作者。

天), 昨日 (=前天), 前世, 驚死 (=嚇死) 等幾個。⁷

從以上的比較, 我們可以很容易預測以臺閩語為母語的人學國語的詞彙輕聲比起語法輕聲來一定會遭遇到更大的困難。這一點和陳重瑜 (1993) 給 36 位臺大外文系學生所作測驗的結果是相符的。學生自認為在詞彙輕聲上讀輕聲的平均為 17.4%, 而在語法輕聲方面平均為 52.82%, 如果剔除掉賓格人稱代詞則更高達 61.5%。由此可見, 經由對比分析我們還是能成功地說明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錯誤。但對比分析也有一些不能解釋的地方。譬如說, 但是的是不論臺閩語或標準國語都讀輕聲, 可是有許多說臺灣國語的人卻把它說成 *dànsù* (Kubler, 1985:107)。又先生當作人的尊稱時在兩個語言也多半把生讀輕聲, 但許多說臺灣國語人也把它說成 *xiānshēng*, 生讀平聲而不是輕聲。

關於這一點我們得回到臺灣國語的學習過程去尋求解釋。多半說臺灣國語的人都是以國語為第二語言而且多半是在學校裏學會的, 而學校裏普遍缺乏真正會說標準國語的老師, 而且老師時常要他們靠大聲朗讀來記誦課文。在這種環境之下學習輕聲, 尤其是詞彙輕聲幾乎是不可能的。很多讀輕聲的詞都因為大聲朗讀的關係而被念得很重。

在這裏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所謂儿化韻的問題。臺灣國語使用儿化韻的頻率比起標準國語來少了很多, 而且即使使用也往往把它說成另外一個音節。這一點除了與臺閩語缺乏儿化韻的現象有關之外, 也和學校經常要學生大聲朗讀課文有密切關係。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經由學校教育學習第二語言最困難部分往往是需要在自然環境經由社會交往而習得的部分。

四、結語

從前面有關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的討論, 我們清楚看出他們都是在雙語社會中發生的變異現象。我們也發現有很多變異現象都可以透過母語的干擾這個概念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對比分析在這種變異分析中就產生很大的作用, 但我們同時也發現對比分析並不能解釋所有的問題,

⁷ 實際上鄭與鄭謝把這些詞的第二個字視為後綴, 個人覺得這些字與前一字的結合還不是緊密到非把他們視為後綴不可的程度因此把他們改列為詞彙輕聲的案例。

下述的兩項原因是我們在先前的研究中一再發現的。

第一，除了母語的移借之外，另外一項重大的策略就是語言現象的簡化。譬如臺式日語把日語原本不規則的音高重音規則化。這種現象之所以會發生無疑地跟第二語言學習者往往不能在一個完全自然的環境中學習語文有密切關係。在探討臺式日語音高重音規則方面，我們也同時注意到這種規則的產生顯然要到整個日語在臺灣傳播的大環境中去探究才能求得真相，而不能局限於日臺的結構對比而已。

其次，我們也發現語言教育的方式可能跟變異的產生也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在探討臺灣國語的輕聲時曾指出，雖然像但是等詞的第二個音節在標準國語和臺閩語都讀輕聲，但很多說臺灣國語的人都把它念成 *dànsù*，明顯地違反對比分析所作的推測。我們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輕聲的規律在兩個語言都很難說明清楚，因此個別差異很大，學生因此很可能沒辦法內化這些規則。第二，在臺灣的國語文教學老師往往要求學生大聲朗讀以記誦課文，而大聲朗讀時輕聲字，尤其是詞彙輕聲，往往被忽略了。

參考文獻

- 伊能嘉矩 1904, 《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 汪怡等主編, (未印出版日期), 《國語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何容 1972, 《國語日報辭典》。臺北：國語日報社。
- 洪惟仁 1985, 《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柯劍星 1990, 臺灣省國語教育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1990年全美華文教師學會年會論文。田納西州納西維爾市：全美華文教師學會。
- 梁實秋等編 1974, 《最新實用漢英辭典》。臺北：遠東圖書公司。
- 陳美如 1998, 《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圖書。
- 陳重瑜 1993, 輕聲的音位結構與輕聲詞的標準, 收於《華語研究論文集》, 頁 49-68。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
- 曹逢甫 1991, 標準國語的重新鑑定此其時矣, 《國文天地》, 7: 6, 頁 23-27。
- 張光裕、張裕宏 1995, 臺灣福建話外來語概觀, 曹逢甫等編, 《第一屆

- 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頁 625-664。臺北：文鶴。
- 董忠司 1995，臺灣漢語方言影響下的若干「國語」聲母變體初稿，新竹師院《語文學報》，2，頁 1-28。
- 鄭良偉、鄭謝淑娟 1977，《臺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與標音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關汪昭 1996，英語在新加坡的傳播與演變，雲惟利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頁 159-187。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出版。
- 盧紹美、楊萱 1974，《常用漢語輕聲詞彙》。新加坡：南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
- 謝國平 1998a，《語言學概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
- 謝國平 1998b，臺灣地區年輕人ㄙㄩ與ㄩㄣ真的不分嗎？，《華文世界》，90，頁 1-7。
- 薛鳳生 1986，《國語音系解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Chao, Y.K.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g, Y.H. (張裕宏) "The assimilation of Japanese loanwords in Taiwanese Hokkien."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11，頁 107-122.
- Cheng, R.L. (鄭良偉)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Fu, Jo-Wei (傅若璋) 1999. "Chinese tonal var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 case study in Tantz Junior High School." Taichung, Taiwan. 靜宜大學碩士論文。
- Holems, Janet.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Huang, S.H. (黃馨慧) 1995.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some syntactic variations in Taiwan Mandarin." 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Kubler, C.C. (顧百里)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i, David C-C (李振清) 1983. "The sociolinguistic context of Mandarin in Taiwan: trend and developments." in Tsao, F. et al. (eds) *The 14th linguistic conferenc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McCawley, J.B. 1968.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a grammar of Japanese*. The Hague, Netherlands: Moulton & Co.
- Pan, H.H. (潘荷仙) 1997. "The salience of nasal cues to the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voiced stops and nasals." Paper presented at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33.
- Sallibard, Claire. (克萊爾) 2000. "Language choice, code-switching and code mixing in the multilingual workplace: A case study of aborigine workers in a Hualien hospital." 《臺灣研究通訊》, 9.
- Tsao, F.F. (曹逢甫) 1999.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21.
- Tung, Jeffrey C.H. (董昭輝) 1972. "Taiwanese tones, and Taiwanized Japanese." In Tang, T.C. et al. (eds.)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A.A. Hill 179-213*. Taipei: Rainbow Bridge Book Co.
- Trudgill, Peter. 1983.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2nd ed.) London: Penguins.
- Tung, Tung-Ho (董同龢)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BIHP special publication No. 48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Wang, H.S. (王旭) 1999. "A concept formation experiment for Taiwan Min voiced stop consonants." In Y.M.Yin, Y.L.Yang, and H.C.Chan (ed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 interaction in language*, 233-24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wanized Japanese and Taiwan Mandarin — Two Case Studies of Language Contact during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Taiwan

Feng-fu Ts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aiwanized Japanese and Taiwan Mandarin as two instances of language contact that occurred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hile language contact occurs in three different aspects—phonology, lexicon and syntax—due to limited space, this paper deals only with the phonological aspect.

In terms of the phonology of Taiwanized Japanes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s regularization of placement of the high pitch, which in standard Japanese is unpredictable. Taiwanized Japanese regularizes the high pitch by fixing it at the penultimate mora. We argue that this could not have bee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aiwanese Minnan,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Taiwan. We assert instead that this was probably due to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factors. First, Taiwanese learners of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mployed the simplification strategy that is so often found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econd, the spread of Japanese in Taiwan started out with the Austronesian aborigines, most of whose languages have regular stress patterns with the penult and the final being the most preferred syllables. This fact,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enult is the most preferred mora on which the high pitch in Japanese falls, strongly prompted the aboriginal learners of Japanese to pronounce all Japanese words with a penultimate high pitch. In time, this innovation spread to all other speakers in Taiwan.

Our discussion of the phonology of Taiwan Mandarin falls into three sec-

tions: the initial consonants, the rimes and the tones. We make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both Mandarin and Taiwanese Minnan at the phonemic and subphonemic levels, and our results can account for most phonological features observed in Taiwan Mandarin. Our study also reveals, however, that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se features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two other phenomena, namely, 1. the social milieu in which the language is learned and the way it is taught in school, and 2. hypercorrection.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Taiwanized Japanese, Taiwan Mandarin, Taiwanese Minnan, mother tongue transfer